

红色足迹

江西的于都河，竟然是这样一条辽阔宽广、不舍昼夜奔流的大河！

那年10月的一个夜晚，我沿着于都县城的小街走到河边。弯月映在水面上，闪着清冷的波光，远处河面上的渔火和璀璨的灯影时隐时现。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的场景，像幻灯片一帧帧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几天后，中央红军秘密集中到于都河畔，趁着夜色，用浮桥、小船渡河。那首《十送红军》，唱的就是在这悲枪气氛中的送别。

浮桥上，一队队红军扛着枪弹物资默默走过。“红星纵队”走来了，这是由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及直属队组成的一支队伍。

36岁的周恩来牵着马缰绳，从浮桥上走过，神情有些惆怅。他侧耳倾听，远处传来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喊：“你们可要回来啊！”

走过浮桥的，还有毛泽东同志。1932年10月，他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转至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此时的他，刚刚从恶性疟疾中恢复，手中仍挂着一根木棍。行至于都河对岸，他驻足而立。他身边的同志后来回忆，当时毛泽东回望苏区根据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了！

我是在瑞金参观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中革军委旧址后，又来到于都的。瑞金那片老屋斑驳的墙壁如同遥

远而朦胧的历史画卷，我屏息凝视，当年的炮火轰鸣与敌机呼啸，仿佛仍然清晰可闻。

1934年4月，红军为保卫广昌，集结9个师兵力与敌展开血战。历经18天激战，红军终因伤亡过重被迫撤离。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火速返回瑞金出席政治局会议。会上，他提出在内线作战已陷于不利的情况下，红军应转向外线作战。然而，这一主张却遭到李德与博古的否决。

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进攻。博古、李德又命令红军开展阵地战。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飞机也来轰炸瑞金，形势越来越紧张。7月下旬，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转移到瑞金以西的梅坑岩背，毛泽东也搬到云石山的一座古寺里居住。那天，他打着油布伞，沿着泥泞的小路去中革军委，提工作意见。云石山古寺到梅坑岩背，有几公里的距离。毛泽东一人打着油布伞，没有带警卫员，冒着细雨走了很久的路。

中革军委驻在一座典型的南方旧院落里。毛泽东走上台阶，门房内驻扶着警卫排的战士。他们看到是毛泽东，没有说话。毛泽东大步走过宽敞的天井，向正屋走去。天井两边的厢房里，作战参谋们打电话的声音和电台的“嘀嗒”声昭示着大战将临。屋里八仙桌前，正在看电报的周恩来看到他，有些惊讶，站起身说：润之，你怎么来了？说着，他接过毛泽东手中的雨伞。毛泽东说：红军主力转移，我想还是有办法的，可以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择机消灭之。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进入湖南境内去湘南……

后来，有军事专家复盘，说这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然而，历史不能重来。

周恩来引导毛泽东走进宽大的屋里。博古、李德正伏在一张桌子前看地图，一边看，一边说话。周恩来说：润之关于红军转移，有一些想法，想给你们说说……

博古皱了一下眉头：现在这么忙，哪里有时间听他说？李德大概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摊开双手，表示没有必要。毛泽东跟着周恩来退回到堂屋。此时，周恩来大概是为了关照毛泽东的情绪，说：润之，你对游击战有经验，写一个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吧，发给部队。毛泽东慨然答应。他回去后，用1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约3万字的小册子《游击战争》。这年10月，中革军委印发了这个小册子。

沿着于都河边干净、湿漉漉的甬道前行，身边不断有大人、孩子欢快地走过。我转身看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宏伟的建筑。白天，在馆里参观，红军指战员高超的战役战术水平让我震撼。

在纪念馆里，我看着展板，再次沉浸在红军长征出发的紧张气氛中。只不过当时不叫长征，叫战略转移，而且谁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

天气还是阴沉沉，雨还在淅淅沥沥下着。一个傍晚，周恩来带着警卫员，骑上马，斜挎公文包去找毛泽东。他们整整谈了一夜。那天晚上谈了什么，毛泽东没有提过只言片语，周恩来也没有讲过他与毛泽东的这次彻夜长谈。只有周恩来带的3个警卫员回忆说，两位领导同志在屋里谈话，他们在外面

等候。

从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陆续给各军团下达撤离战场开赴于都河沿岸集结、补充的电令。红军总参谋部还下达了主力部队突围转移人员及在于都补充兵员的命令。

接到命令的中央红军各部队，迅速脱离战场。至10月16日，参加突围的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按时汇集于都河北岸。从17日傍晚起，中央红军主力有条不紊地从8个主要渡口过河。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保密是重中之重。一旦泄露突围方向，就可能功亏一篑。为提防国民党军的侦察机，红军在于都人民的支持下，天黑开始搭浮桥、准备渡船，然后连夜渡河。黎明前，将浮桥全部拆掉，渡船隐蔽，待天黑再继续搭桥渡河。10月20日，红5军团第13师在于都县罗市镇石尾渡口过河。至此，红军8.6万余人，在4个夜晚全部渡过河去，踏上漫漫征途。

站在于都河畔，中央红军主力渡河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回响。然而，不久后的湘江血战，让这支8万余人的队伍骤然减员至3万余人，碧绿的江水浸染了悲壮的底色。那场惨烈的战役，是长征路上悲壮的一页，却也淬炼出红军将士更顽强的意志。

湘江血战之后，红军继续转战多地，闯天险，翻雪山，过草地，走完万里长征，实现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

这些年，我走过平原的青纱帐，山坳的桃花林，也去过辽阔的海滩。然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那夜色中奔涌的于都河。它见证了那场关乎红军命运的夜渡，更以一往无前的奔流，隐喻着走向新生的历程。我记忆里的于都河，浩浩荡荡、不舍昼夜地奔涌向前，不可阻挡。

记忆

家中相册里，珍藏着一张我的父亲与母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合影。1951年初冬，他们的婚礼是在防空洞里举行的。我不知道，眼前这张照片是不是他们的订婚照。

当年，随着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结束，战线逐步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战场上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告一段落，交战双方均转入了战略防御。这时，部队首长建议我的爸爸妈妈把婚结了。当时，我的父母同在志愿军第40军第119师。父亲时任师敌工科科长，母亲在师政治部当文化教员。他们是此前在第四野战军南下途中相识的，在解放海南岛后结缘，原本打算几个月后结婚。然而，参战命令传来后，他们推迟了婚期，一道奔赴了抗美援朝战场。

妈妈说，婚礼没有嫁衣、没有嫁妆，两个人把铺盖卷放到了一起，住的那间防空洞，就成为真正的“洞房”。那天晚上，师首长在食堂里摆了一桌饭，十来个战友坐在一起，说着笑着，就算帮他们办了婚礼。这期间还隐约听到远方有零星的枪炮声。听了母亲的介绍，我甚至不无羡慕地说，你们的婚礼真好玩，到处都在放“礼花礼炮”。妈妈把脸一板，说：“你们这一辈太幸福了，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再后来，我才知道，防空洞里的婚礼不过是一个仪式，“蜜月”里，他们就各奔东西，投身到了战斗中。虽说他们是在同一个部队，婚后也是聚少离多。

我父母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批入朝参战的。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他们是带着“保家卫国”的豪情跨过鸭绿江的。当时官兵都积极地写申请书，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母亲也写了申请书，但两次申请都没得到批准。理由是她身体瘦弱，体重才80多斤，又是女同志。母亲很不服气，气得哭了鼻子。多亏了老班长薛宝芸大姐出来说话：“我看郑平同志行，别看她瘦小，挺能吃苦的。”最后，母亲被批准加入志愿军，但有条件，就是保证行军跟得上队伍，不能掉队。

结婚不久，母亲就怀孕了，那年她21岁。部队首长动员她到后方留守处休养。可母亲不愿离开部队，说要和我父亲在一起。怀孕期间，她不仅担任文化

我的名字叫「建军」

教员，还搬运过弹药、修过坑道，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荣立了三等功。可就在一次行军中，她不幸流产了。母亲哭了，父亲哭了，可最终他们都选择了坚强面对。

我打开相册，里面还有几张合影，都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拍的。有张照片的背景是被战火烧焦的荒野，我的父母和十几个战友背倚倾斜的大树，神色里透着刚毅和自信。他们和这些战友都是首批赴朝参战的志愿军官兵。

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在板门店签订。一年后的7月27日，我在辽宁锦州的解放军205医院出生了。相册里有张照片是妈妈抱着几个月大的我站在营区里。听妈妈讲，因为预产期恰在“八一”这天，在我出生前，她与父亲相约，如生男孩就叫“建军”。可天公不遂人愿，我偏偏提前5天来到这个世上。母亲躺在产床上，冲着嗷嗷待哺的我说：“小傢伙，你就是再早出生几天，这名字也归你了。”于是，我有了这个听起来很普通但是我很喜欢的名字——建军。

骑上骆驼去巡边

■郭羽翔 赵子凤

军营纪事

戈壁的风卷着沙砾，从春到冬刮个不停。营房前，几峰骆驼浓密的睫毛低垂着，正卧在沙地上反刍。它们的皮毛在晨光里泛着一种沉静的红棕色。这就是戈壁红驼。

二级上士曹虎在边防线上守了将近10年，他对连队的每一峰红驼都了如指掌。这天是新兵王政的第一次乘驼训练。他站在红驼左侧，整张脸绷着，显得有些紧张。“等骆驼卧下后，你手握缰绳，左脚踩着驼镫，尽量轻点上驼……”曹虎一边示范一边讲解。说着，他已经骑了上去，轻轻牵动缰绳，骆驼便站了起来。

红驼体格高大，蹄大如盘，在流沙上走得稳稳当当；双重眼睑和浓密的长睫毛能阻挡风沙入眼；狭长的鼻孔在沙尘暴来袭时能够闭合。这些独特的生理构造，让它们成为沙漠之舟，也成为边防官兵可靠的伙伴。

扶着王政骑上驼后，曹虎轻声说：“你别怕它，它是通人性的。”王政试着用腿轻夹骆驼的肚子，那骆驼便慢慢吞吞地转了个圈。渐渐地，王政脸上浮现笑意，和这个沉默的新伙伴越来越默契。

一旁的民兵李扬说：“刚开始乘驼，要学会观察骆驼的情绪。最简单的就是看它的耳朵，垂下来朝前说明它脾气温顺。”李扬从小在牧区长大，退伍后返回家乡当了民兵。王政盯着红驼那对毛茸茸的耳朵，第一次觉得这庞然大物竟有几分可爱。

不久后，王政迎来自己的第一次乘驼执勤。联合执勤的队伍在清晨出发，战士们走在前面，民兵跟在后面。驼队在沙漠里行走，不时响起清脆的驼铃声。路上，有民兵唱起了牧歌。王政骑在骆驼背上，不时用脚轻磕一下骆驼肚子，想让它走快些，能早点儿见到界碑。

然而，戈壁的天说变就变。出发时还晴空万里，走了1个多小时后，西北方向涌来一堵“黄墙”。风沙裹着石子劈头盖脸砸过来，能见度骤降到不足10米。曹虎扯着嗓子喊：“让骆驼卧下，人靠到骆驼身上去！”驼队像一道屏障，把风沙挡在了外面。红驼在风沙里安静不动，只是偶尔甩一甩尾巴，那份从容仿佛在说，这不过是戈壁寻常的一天罢了。王政伏在一峰红驼身侧，听着风沙呼啸而



起帐——长征路上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油画）

李 卓作



战士的忠诚

■赵 琼

每天的起床号声一响
军营里的人
都会像军旗一样
把所有心思和向往
坚定地朝向
太阳升起的方向

训练场上的每一秒
都会让滚烫的心
灼热钢枪
每一个冲锋或匍匐
都不差毫厘地
遵循着
听党指挥的忠诚和担当

界碑上的霜雪
染白过我的军衣和帽檐
巡逻路上的风沙
阻挡不了战士奔赴的步伐
我们用军装上的绿
装点辽阔山河
我们在党旗下的每一句承诺
都像山峰一样巍峨
当集结号

在黎明响起
我看到
硝烟里
猎猎飘扬的旗
我们打出的每一发子弹
都带着信仰的力量
我们发出的每一声喊杀
都朝着注定被歼灭的
来犯之敌

从湘江的血色
到雪山苍茫
万里长征中的每一个脚印
都扎根在我们的骨头里
无限生长

夏日的风
吹过营区的白杨
我站在军旗下
站在白杨树旁
敬一个庄严的军礼
把忠诚写在您期望的目光里

唱一首歌吧

■何 帅

我的山川与营盘
是洁白的世界
高原辽阔
巡边的脚步踏碎了冰雪

那座标着红字和国徽的界碑
激励着我、鼓舞着我
也召唤着我

唱一首歌吧
雪域苍茫
歌声传得很远、很远
从红色历史深处传到我们的营盘
从一个胸膛传到另一个胸膛

又一次看到界碑
雪，依旧洁白
血，依旧滚烫
在边关
界碑上的那抹红
与我们的血，是同一种颜色

马兰花永远绽放

——写在邓稼先逝世40周年之际

■彭继超

您张开双臂
拥抱太阳
和太阳一起燃烧
释放
无穷无尽的能量

一个个公式、一组组数据
在您和同事们的计算尺和黑板上凝聚
在您的眼眸和脑海中凝聚
日日夜夜
年年岁岁
压缩为临界点上
刹那间的爆发
惊天动地，轰轰烈烈

您风尘仆仆
跋涉在金银滩草原
奔波在罗布泊戈壁

行进在大西南深山的小道
托举一次次日出
放飞一朵朵彩云
无声的足音聚成一串串惊雷

您像托举原子弹的那座铁塔
熔化了
高大的身躯
化为一座大漠丰碑
化作永远绽放的马兰花

一腔深情凝成最后的嘱托
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临终，您拉着妻子的手说——
如果有来世
我还是选择中国
选择核武器事业
选择你……

您的妻子珍藏着那朵马兰花
她和我们一起看故事里的中国
看您的故事



第6746期